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记忆

文/张巾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开幕式前，习近平主席同出席开幕式的外方领导人共同参观文物展。展览上，斯里兰卡的国宝级文物——郑和遗存《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复制品）及拓片引人注目。此碑又称郑和碑，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所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2025年4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1次执行局会议上，中国国家档案局与斯里兰卡国家图书馆联合申报的郑和遗存《布施锡兰山佛寺碑（1409年2月15日）》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

世界记忆项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之一，致力于保护文献遗产，促进文献遗产的利用和传播，提高公众对文献遗产重要性和保护文献遗产必要性的认识。此次《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成功入选，是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国际名录》的又一成功案例，体现了跨国协作保护档案文献遗产的实践意义，也将推动国际学界对15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领域的研究与交流合作。

六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航行，他们乘风破浪，不畏艰难险阻，最终抵达了印度洋上的“绿色宝石”——斯里兰卡（旧时称锡兰，锡兰山最早见于明代记载，是古代中国对今斯里兰卡岛的官方称谓，明代郑和船队到访

时，仍沿用“锡兰山”作为官方外交称谓与地理标志）。那时的斯里兰卡被郑和的船队视为一片神秘而富饶的土地，他们带去了中国的丝绸、瓷器与友谊，也带回了异域的香料与文化。

1911年，一位英国工程师在斯里兰卡西南海岸加勒市的涵洞中发现了一块石碑。它的顶部雕有中国龙形象，这在当地文化中极为少见。更为神奇的是，碑文由3种语言构成，左上为泰米尔文，左下是波斯文，右边则是中文。尽管岁月侵蚀，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但“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等字样仍依稀可辨。由此，《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得以重见天日。此碑的发现，宛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段尘封数百年的海上交流传奇，让后人得以窥探大航海时代的辉煌与交融。目前，这块石碑被保存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同时还有一件复制品保存在加勒国家博物馆。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及当时中外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将介绍其历史背景、碑文内容、艺术特色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历史背景

郑和，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明

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奉命率使团七次出海，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沿岸与非洲东海岸，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不仅展示了明朝的国力，也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刻制于南京龙江宝船厂（现为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带至锡兰（今斯里兰卡）。当时，郑和船队抵达锡兰，郑和代表明朝皇帝向当地的佛教圣地进行了布施，并立碑为记。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明朝对海外佛教圣地的尊重，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与南亚地区密切的宗教和文化联系。

碑文内容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碑文主要记载了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期间，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的史实。3种文字的碑文内容虽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对不同宗教神明的尊崇和敬仰。中文碑文记载了郑和船队代表大明皇帝向佛世尊进行布施的事宜，颂扬佛祖仁慈、圆明广大，称颂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图片来自斯里兰卡国家图书馆)

艺术特色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整体造型规整,尺寸比例协调。根据斯里兰卡国家图书馆提供的数据,石碑的最大尺寸为:高度145cm,宽度77cm,厚度13cm,不规则部分存在2~3cm误差。这与斯里兰卡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帕拉纳维塔纳(S. Paranavitana)测量的数据一致,根据其1933年发表的论文,此石碑高4英尺9英寸(144.78cm),宽2英尺6英寸(76.2cm),厚5英寸(12.7cm)。

石碑顶部两角呈圆拱形,这种设计在传统中国石碑造型中较为常见,增添了柔和与庄重之感。而上方雕刻的二龙戏珠浮雕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两条巨龙栩栩如生,龙身蜿蜒矫健,龙须飘逸灵动,仿佛在云端中穿梭嬉戏,雕刻工艺精湛绝伦,每一处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展现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高超水平。石碑四周饰有精美花纹,这些花纹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既有中国传统的云纹、回纹等,又有具有当地特色的几何图案,它们相互交织,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暗示着不同文化在此相互碰撞、融合。

石碑正面由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3种文字阴刻而成,这一独特现象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中文碑文居右侧,自上而下正楷竖书,从右向左计11行、275字,字体端庄工整,笔画刚劲有力。从书法艺术角度看,其书写风格继承了中国古代书法的传统,体现出当时书法艺术的审美标准。文字内容中对佛世尊的颂扬之词,展现出中国佛教文化中对佛祖的尊崇与虔诚。

泰米尔文碑文居左上端,从左至右横书24行,其文字形态独特,笔画弯曲流畅,具有浓郁的南亚文化特色。从文化角度解读,它对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的礼赞反映出当地深厚的印度教信仰根基。在印度教文化中,毗湿奴被视为宇宙的保护神,其形象和传说深入人心。

波斯文碑文居左下端,从右向左横书计22行,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文字线条简洁明快。它对伊斯兰教真主的尊崇体现了伊斯兰教在当时当地的传播与影响。

这3种语言的碑文如同3种不同文化的音符,在石碑上共同奏响了文化交融的乐章。它们相互并列,却又和谐共存,展现出不同文化在同一空间下的相互尊重与包容。

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建立,不仅是明朝对外展示国力和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通过立碑这一行为,向世界传递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信息,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此外,郑和下西洋期间,船队还带去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及造纸、火药、印刷等技术,对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作为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历史见证,不仅记录了明朝与锡兰之间的友好往来,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积极态度。此碑不仅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宝贵财富。

这座石碑如同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让后人能够深切感受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见证了中斯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也承载着两国人民对和平、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斯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进一步加深。

一座石碑见证了两国交流的悠久历史,而世界记忆项目正是通过深入挖掘和保护利用档案文献,唤醒人类共同的记忆。展望未来,我们应更加主动地挖掘和整理档案文献,推动跨部门、跨领域乃至跨国的合作,积极走向世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让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单位: 国家档案局

责任编辑: 王玥

锡兰山为佛教圣地,使海道大开,人舟来往无虞。碑文中详细罗列了布施的物品清单,如供养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纁丝五十匹,织金丝宝幡四对、红幡二对、黄幡一对、青幡一对,古铜香炉五个、金座金红香炉五个,金莲花五对,香油二千五百斤,蜡烛一十对,檀香一十柱等。泰米尔文碑文主要是对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的礼赞,波斯文碑文则是对伊斯兰教真主的尊崇。这表明郑和船队抵达锡兰山时,充分尊重当地多元的宗教信仰,以包容的态度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

在碑文中,郑和不仅代表大明皇帝进行布施,还表达了对锡兰山佛寺的敬仰之情,这体现了中国对海外友好国家的尊重和友好交往的愿望。同时,碑文中详细罗列的布施物品清单,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物质文化的丰富。这些物品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工艺水平和审美观念,也展示了中国对海外地区的慷慨援助和友好姿态。

此外,碑文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对海外佛教圣地的友好态度和宗教宽容精神。通过碑文,我们可以窥见郑和下西洋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远航,更是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之旅。

总之,碑文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印记,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交流以及中外友好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